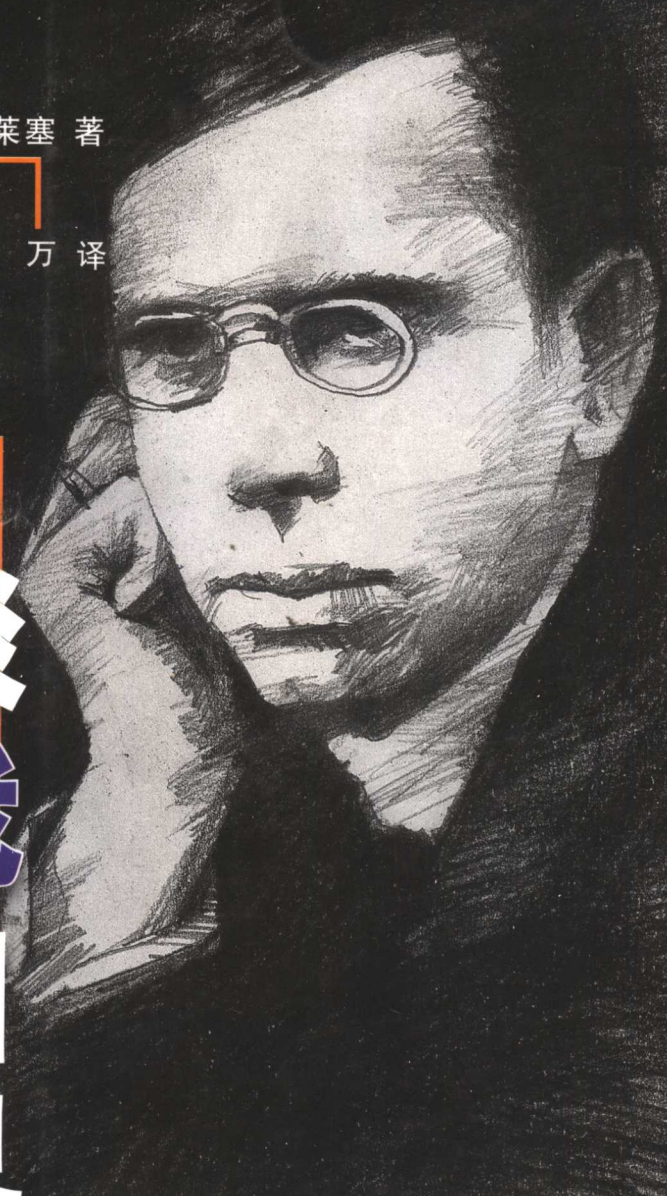


A BOOK ABOUT MYSELF

〔美〕德莱塞 著

主 万 译

谈我自己



上海译文出版社

47.6304
942.2

〔美〕德莱塞 著

主 万 译

ABOUT MYSELF

谈我自己



上海译文出版社

47.6304/942.2

WZ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我自己/(美)德莱塞(Dreiser,T.)著;主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

书名原文:A Book About Myself

ISBN 7-5327-2621-5

I.谈... II.①德...②主... III.德莱塞,T.

(1871~1945)-自传 IV.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2498号

Theodore Dreiser
A BOOK ABOUT MYSELF

谈 我 自 己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主 万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391,000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7-5327-2621-5/I·1525

定价:27.00 元

漫谈德莱塞的《谈我自己》

美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西奥多·德莱塞，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贫穷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德国农民，后来移居美国。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按教规严格要求、管束他的子女；母亲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所以德莱塞并不是出自一个受过较高教育的家庭，仅仅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资助下，在印第安纳州州立大学学习过一年。他初次踏入社会，先后在芝加哥的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过收账员。后来从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又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由芝加哥辗转到了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城市，最终去了纽约。几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接触到了美国现实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他发现美国当时的现实，是一种残酷的、非正义的现实。他想把这种情况在报纸上反映出来，但每当他在报道中想描写贫困人民的疾苦和他们遭受的种种压迫时，他总受到人家的嘲笑，于是他放弃了记者工作，开始通过创作来揭发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与不公正现象。

德莱塞从事创作，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大胆地揭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作家的身份出现的。他的作

品,除了长篇小说《嘉丽妹妹》、《欲望三部曲》、《“天才”》、《美国的悲剧》等和短篇小说集《自由》、《十二个男人》、《锁链》、《一群妇女的画像》等外,还写有散文、政论、剧本以及两部自传体作品:《黎明》和《谈我自己》。《黎明》记载了他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谈我自己》叙述了他的短暂的记者生涯。

《谈我自己》出版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就印刷了第二次。这部作品总的说来,是记叙作者的记者生活的,但是诚如本书书题所表明的那样,它是一部写作者自己的书,记录下了德莱塞这一时期的生活细节,他在美国西部、中西部和东部各个城市的所见所闻,他的初恋,他和女性的交往、对女性的挑逗,他对婚姻的看法,他结交往来的一些朋友,他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及其作者给予他的影响,以及他在这种种影响下思想方面一度曾出现的混乱等等。他除了担任记者外,有一时期还兼任某一家报馆的戏剧编辑,所以他也记录了他对当时美国戏剧界的一些既广泛而又深入的了解与看法。

总体而言,《谈我自己》着重介绍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记载作者从芝加哥开始,到圣路易斯、匹兹堡等地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他取得的成功,碰到的挫折,各家报馆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各报记者的争夺、合作以及他们私下的友谊与恩怨,他在各地、各个时期所采访到的一些重要新闻,剧团尚未到达,报上已经刊出了戏剧评论员对剧团首场演出的评论这种荒谬的大笑话,他奉派陪同一个中、小学女教师代表团参观、采访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经过。此外,还有他对新兴资产阶级的看法,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抨击,对当时控制、把持纽约市、贪污腐败、进行黑暗统治的坦慕尼协会的揭发,以及各地警察局的黑暗内幕,对工人罢工的镇压和对所谓“机会均等”的谎言的揭露。

凡此种种都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入、透彻地理解德莱塞作品的背景和他所揭发与抨击的现实社会。他在本书中曾经引用了许多当时著名新闻工作者的言谈、评论,来证实自己的看法。当时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评论家门肯(Henry L. Mencken),曾经就美国报界的概况说过一段很有风趣的话。我们在这儿不妨也引用一下。门肯说:

美国的一般报纸,特别是那些所谓比较出色的,全都具有一个浸礼会福音传道士的智力,一只老鼠的胆量,一个禁酒主义懒汉笨伯的公平心理,一个中学看门人的知识,一个银幕上情人节礼物设计人的趣味以及一个警察局律师的信誉。

这一番话的确道出了美国新闻界当时的实况。

本书介绍的另一个方面是,德莱塞这位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人物的成长过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有好几位小说家,都是从新闻记者转而从事小说写作的,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等。他们都是通过平日四处采访、报道,耳闻目睹,扩大了自己的视野,锤炼增强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德莱塞也是如此,不过他在本书里还着重地谈了自己所受的某些作家与作品的影响。例如,在第六十二章里,他谈到自己初次发现巴尔扎克作品时的情形,这样写道:

……有天下午,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我就到那儿(卡内基图书馆)去了。……我拿起了一本书名为《驴皮记》的

书,作者就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是法国的文学大师。他的《人间喜剧》涉及到人间混乱情况的各个方面。他对人物的阐释是详尽无遗和十分精确的。他的背景是丰富、生动、绚丽的。……这儿是一个人,对人生具有莫大的、灵敏的理解力,他是达观的、宽容的、耐心的、愉快的。

接下去,作者用了大量篇幅,细细阐述巴尔扎克给予他的影响。他说:

这时候,我一直跟吕西安^①乘车到巴黎去,跟他的情妇一块儿,又跟拉斯蒂涅一块儿向纽沁根夫人求爱,同时默想着跟拉斐尔自动收缩皮肤所引起的反感,又沉思着他跟高里奥所受的痛苦,以及与玛奈弗夫人一起实习骇人听闻的“娼妓技艺”。有四五个月,我一直跟着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人物、他的见解和他的城市一块儿吃饭、睡觉、做梦和生活。

同时,德莱塞还有意无意地谈到了自己作品里从日常现实生活中吸取来的一些东西。例如,在第十二章里,作者谈到自己在芝加哥和家人分开后,在奥格登公寓找到了一间前房,俯瞰着联邦公园。后来,等他写《嘉丽妹妹》时,他把女主人公嘉丽的住处就安顿在那儿,所以写来详尽、真实。又如,在第二十二章里,

① 吕西安以及下文的拉斯蒂涅、纽沁根夫人、拉斐尔、高里奥和玛奈弗夫人等,都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

作者全文记下了他和第一位恋人艾丽斯分手后,艾丽斯写给他的一封信。而那封信后来在他写《“天才”》时,几乎没有多作改动,就成了主人公尤金初恋的情人璐碧写给尤金的一封信(见《“天才”》第一部第十五章)。

综上所述,本书对于研究美国文学,研究德莱塞而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对于一般读者,也不失为一部生动、有趣的传记作品。作者在短短几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曾经采访过好多件有意义的重大新闻。他把其中最生动有趣的全记载下来,读来完全像一些滑稽突梯、精彩动人的中篇杰构,例如第四十五章和第四十六章对一场拦劫火车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这部书我在一九五九年应当时的新文艺出版社之约,曾着手逐译了一小部分。数月后,接到编辑部通知,嘱我停译(据说是因为“气候”关系)。八十年代,在吴岩先生的支持下,我终于决定把它译完,但由于授课和其他译事较忙,直到新世纪初才译校完毕,也了却了我一个心愿。今天,四十年过去了,在这大好的“气候”下,大概也正是出版本书的大好时光吧。

主 万

二〇〇〇年八月

第 一 章

一八九〇年这一年，我一直在思考着，想把我第一次模模糊糊想到的、自己在生活中要做点儿什么的想法系统地阐述出来。有两年多，我一直在阅读尤金·菲尔德^①的《高半音与低半音》。那是他每天替芝加哥《每日新闻》写的一个专栏。通过那一专栏，我读到了他幽默地，虽然有时候是富有浪漫色彩地提到的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我于是开始想到（起先很模糊），我也要写作，或许也写点儿那样的文章。直到那会儿，我所读过的其他作品——小说、剧本、诗歌、历史——全都没有像他每天写的杂记、诗歌和格言的内容那样，在我心里唤起同样积极的思想来。他的那些作品主要谈到的是芝加哥，而别人写的差不多全是外国的场景与人物。

他的这些对当时生活的评论，这些对当地街景、公共机构、人物、聚会等的犀利的短文，全都打动了。这是以前别的作品所无法做到的。对我说来，芝加哥那时候沸腾着一种特殊的人的，或是现实的气氛。人家说，有些城市像有些国家那样，会勾起人的幻想。对我说来，芝加哥无时无刻不是这样。我认为它在歌唱，而且尽管有种种我看作困难的事情——现在，我认为它

们都是琐细的——我也跟着它歌唱起来。当时,我每天走过一些表面看来阴郁的地区,替一家专办分期付款的家具公司收货款。这些地区,和新阔起来的包装商和工厂主居住的大宅子所在的那些沉闷的地区以及几乎住有各国人民的那些外国气息很浓的地区,还有最后,那一大片商业区——两边被河^② 包围着、东边是那片湖^③、南边是铁路调车场和火车站——整片地区里全都矗立着那些崭新的高楼大厦,西方世界的奇迹,它们把我给迷住了。芝加哥当时如此年轻、如此欢快、如此崭新,我心里这样想。佛罗伦萨^④ 在鼎盛时期由年轻的佛罗伦萨人看来,一定就像这样;威尼斯^⑤ 在鼎盛时期由年轻的威尼斯人看来,一定也像这样。

这是一座没有传统、正在建立起传统来的城市;这一点似乎正是每个人心里全都明白并感到高兴的。芝加哥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全都不一样,大伙儿全这么说。芝加哥要胜过美国所有的其他的城市,纽约也不例外,成为全美国的第一城市,即便不是全欧洲或全世界的第一城市的话……这个梦想是它的几十万市民全都珍惜的。芝加哥在财富方面将占第一位,在美观方面将占第一位,在艺术成就方面也将占第一位。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博览会,那会儿便在筹划着,打算把人们从世界各地吸引了来。大会堂、新建的大北方酒店、有二十二层楼高的令人惊异的

① 尤金·菲尔德(Eugene Field, 1801—1885):美国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出版有多部诗集。《高半音与低半音》是他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负责的一个专栏。

② 指芝加哥河(the Chicago River)和德斯普兰斯河(Des Plaines River)。

③ 指密执安湖(Lake Michigan):美国中部密执安州和威斯康星州之间的一片大湖,系美国五大湖之一。

④ 佛罗伦萨(Florence):意大利中部城市。

⑤ 威尼斯(Venice):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

(就那日子来说)共济会堂、二十多个公共机构、车站、戏院等等，全在建造中。瞧着一座世界大都市在你眼前耸立起来，是令人惊异的，而这正是我眼前这儿发生的事情。

我在这个城市里寻根问底地四处探索，对我乐意做的一件件事做出一些不成形的美梦来。最终，像豆子从豆荚里挣脱出来那样，我依稀模糊地意识到，我很想写下这些事物。我想，描写一个像芝加哥河上鹅岛那样的地方，一定是很有趣的。那会儿，那还是一个肮脏、荒芜的地方，上面尽是一些用翻过来的小船一锯为二、改造而成的棚屋，可是我却觉得那是最生动入画的地方。还有，一所像大会堂或是共济会堂那样的建筑物，共济会堂的大石墙有二十二层楼那么高，当时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再不然，就是像农产品交易所那样一个沸沸腾腾的场合。我以前有一次参观过那地方，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曾经像那儿那样使我吃惊和入迷的了。那种喧哗、叫喊、尖声嚷着的旋涡般生活！此外，还有那片湖水，碧波上面扬着一些洁白的风帆；芝加哥河，以及油污的黑水、高大的谷仓和乌黑的煤库；还有铁路大调车场，里面停满了列车，绵延上好几英里。

这一切多么美妙啊！不久，在我上各处收款的时候，我竟然乘兴写出一些有关这些和许多其他事物的有韵律的、含糊表达出的生动文字或赞歌来——我想咱们现在该管它叫作自由诗吧——它们谈到了一切，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谈到，不过不知怎么，那些文字却向我表达出了我心灵里沸腾着的诗情和这一事物。说真的，我对生活感到热狂，对浪漫的气氛和希望，简直感到有点儿发疯。我想要唱歌、跳舞、吃喝、恋爱。我的呓语和胡扯关系到我的日常生活、我的年龄、贫困、希望和梦。我把这些向自己诉说，有时候还高声吟诵出来。因为以前有好多次，我

听见法兰克·冈索勒斯牧师等人对生活 and 宗教这些话题滔滔汨汨、唾沫四溅地发表过一些言论，所以我有时会边走边演说，为一些重大事业进行辩护。我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伟大的演说家，面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我的手势、发音和思想全都十分完美、富有诗意，而我的听众全感动得热泪盈眶，或是显得欣喜若狂。

过了一阵子，我斗胆把这些东西中的一部分写了出来，自己简直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些什么。在一阵渴望自我提高的激动中，我把它们包起来，寄给尤金·菲尔德。以前，我在他主编的专栏和其他地方曾经读到过，天才人物偶尔会碰巧由于一篇文章或著述被一位权威人士注意到而发掘出来。我带着莫大的兴趣和不大的沮丧心情等了一阵子，想瞧瞧自己的命运到底会是怎样。但是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后来，我认识到，那些文章一定很糟，早已给扔进最近便的废纸篓里去了。不过这并没有使我罢休，也没有令我伤心。我心里沸腾着，渴望自我表达一下。我心情激动，不住遐想。既然我做了这些，我有了一种歌唱般的感觉，认为将来有一天我确实会写文章，并且会享有盛名。

但是怎样？怎样才能那样呢？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参加新闻工作，不过这种感觉异常模糊，因此我认为这决不会实现。我在报上看见他们提到记者采访这件事，或是奉派去做那件事，于是心里渐渐认定自己要做一个新闻记者，尽管我丝毫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谋到这样一个职位。也许，记者得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也许，他们得从柜台后边的职员做起。这个想头使我很郁闷，因为我一向觉得，那种灯火通明的办事处，远不是我所能仰望的地方。它们多半都富丽堂皇，墙上嵌着缟玛瑙或玉髓装饰，还有青铜或黄铜的大烛台，天花板上有着仿螺钿的灯——总之，一位苏丹朝廷上的全部豪华气派，都给搬到人们订报或付广告

费的外面柜台那儿来了。因为报纸上总是刊登标志性和新奇的事、大宴会、大商业计划、大悲剧和大喜事，所以我开始把报馆想像成了奇境，以为凡是跟它有关的人全是成功的、快乐的。我把记者和报馆从业人员一般都想像成领取着难以置信的高工资、奉派做着最紧迫、最有趣的任务。我想我是把记者跟大使和一般的知名人士摆脱不开地混到了一起。他们生活在大人物、阔佬、名人和有权有势的人们当中。由于他们的地位、表达的便利和智力，他们到处都被当作同等的人加以接待。想想看，我，涉世不久、年轻、贫穷，竟会受到那样的接待！

那么，请想像一下，我有一天所感到的莫大高兴，因为那天在阅读芝加哥《先驱报》招聘男职员的一栏时，我看到了一则广告，内容大体如下：

聘请几位聪明伶俐的青年人于圣诞节假期到营业部内帮忙工作。有希望获得提升。有意者每日上午九时至十时请向营业部经理处申请。

“这可正是，”我阅读着时，这样想着，“我在寻找的那份工作。这是一个大报馆，是芝加哥最发达的报馆之一；而这儿有一个让我就业的机会。只要我能获得这个职位，我就发迹了啦。我会飞黄腾达的。”我想像着自己当天似乎已经奉派去做一个显赫的任务，回来不知怎么便满载着荣誉。

那天上午，我匆匆赶到第五大街附近华盛顿街的先驱报馆，要求见见营业部经理。我等了一会儿后，获准进入了那位大人物的“圣堂”。由于前面营业部物质方面的辉煌，我竟然觉得那个大人物至少似乎是一位相当于百万富翁的人物。他身材很高

大、态度文雅、肤色黝黑，一大把黑络腮胡子在下巴颏儿当中很气派地分开，一双眼睛就像是含糊不清、莫测高深的水潭那样。“瞧瞧跟新闻事业有关系，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我暗自想着。

“我在今儿上午的报上看到了你们的广告，”我满怀希望地说。

“不错，我是要找六七个青年人，”他令人安慰地朝我笑着回答，“不过现在人大概已经差不多齐啦。上这儿来的青年人，似乎多半以为他们是直接给《先驱报》工作，其实我们只是要他们当我们圣诞节赠品部的办事员。他们得判断申请人是否是骗子，不让人家欺骗报馆。这项工作只进行一星期到十天，不过这几天你大概可以挣到十二块钱——”我的心沉了下去。“过了元旦，要是你同意，你可以再来找我。我也许可以有一件工作给你做。”

当他讲到圣诞节赠品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过去几星期，《先驱报》为市里的穷孩子们主办了一个募集礼品的运动。它通过它的机构再三再四地要求富裕的和小康的人们捐赠。那是一个把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东西——通过现金或是直接捐赠的实物：给孩子们玩具、衣服、甚至食品——免费分发出去的部门。

“但是可能的话，我想当一名记者，”我这么说。

“唔，”他一摆手说，“这跟随便哪一个别的方法一样好。等工作结束以后，我也许可以把你介绍给我们本市新闻版的编辑主任。”“本市新闻版的编辑主任，”这个头衔使我感到神秘、好奇。它听起来很重要，很了不起。

这个提议跟我原来所指望的相去很远，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下了。这样，从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上去——不问时间多么短暂，并且是一个有着这种前途的工作——似乎是世

界上最有造化的事情了。因为那时候,我对贫穷、孤独、缺乏衣食住房和人生乐趣这些问题已经差不多患上了过度的忧郁症。单想到有足够的饮食、衣着和工作,就有点儿天堂的意味。以前有几次长时间、徒劳无益的寻找工作,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种对失业的莫大恐惧。

我忙忙地赶到《先驱报》的所谓圣诞附设部门去——第五大街上麦迪逊街和门罗街之间的一座大厦——向一个负责把那些施舍物发给穷人的、干劲很足的小职员报到。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我派到那间房前面的那一长溜柜台后边。一次大吹大擂,说明穷人的凄惨情况和大伙儿应该抱有的圣诞精神,这样募来的那些玩具和圣诞娱乐品,全从那溜柜台上发放出去。

人生有时候的确呈现出一些怪有意思的矛盾,并且还带有一种欢欣而满不在意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只有人生在时代犯下最大错误时,才能促成。我当时到了那儿,成为社会主义人士会看作是工资奴役与经济掠夺下的一个牺牲者,自己,我很肯定,实际上跟任何别人一样,也该领点儿礼品,可是却和十五到二十个其他的经济牺牲者一块儿并排站在那儿。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一些衣衫褴褛的人,找不到工作,有好几个还贫困不堪。大伙儿全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一二点把礼品发放给并不比他们自己穷困多少的人们。

但愿你们能看见那间房,就像我在圣诞节当天所看见的那样。(不错,我们在圣诞节当天从上午八点工作到下午五点半,很高兴地领了工资,真谢谢你。)从那个部门开始工作的那天,也就是我上报馆去的那天上午,到它停止工作的圣诞节晚上,你想要见到的各式各样据认为是贫穷的人,全涌到那儿去了。我并不是说,他们有许多人不该去领;我很乐意相信,他们大多数

都该去领,不过,不管该领不该领,他们反正还是该拿到他们在那儿所领到的一切。说真的,我想到许多人都走上好几英里路前来,拿着小纸条,上面列举了(根据那张纸条上的指点)他们希望圣诞老人带给他们或他们子女的一切;接着,又回想到他们煞费苦心地去请牧师、医生或是《先驱报》本身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以后,却只领到一小部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时,我总倾向于认为,所有的人甚至都该领到比他们所领的更多的礼品。

因为不久,我便从跟别人的谈话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发觉,整个计划组织得非常松散。报上曾经提到无数品种的玩具和安慰性礼物,但是许下的或是含糊提及的物品只有几件在那儿可以领到——原因很明白,没有人乐意白白把它们捐给《先驱报》。同时,也没有安排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来核查一下捐赠的礼品或是领取礼品的人,因此如同有些领取人不久就发觉的那样,同一个人拿着不同的玩具单,可以一再前来领取玩具,至少也是领取一部分玩具,直到有一个眼力比别人好的办事员,恰巧认出了那个冒领者,把他或是她指出来。在这方面,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狡猾的斯拉夫人和贫穷的爱尔兰人,最为恶劣。《先驱报》原说要把孩子们写给圣诞老人的申请书全保留下来,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做,因此许多人说他们写了信来,没有收到答复。圣诞节前两三天,由于一片混乱并且情况不明,报馆里才认为有必要大开门户,把剩余的或是“手边的”不论什么东西全部发给所有外表看来该领取的人,而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的办事员便成了评判员。

办事员们自己看到报馆里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而整件事情又多么杂乱无章,于是通知了自己的穷亲戚朋友。接着,这些人便拿了篮子突然上我们这儿来,指望领到糖果、火鸡、成套的

衣服等等,结果却只领到了玩具火车、玩具火炉、小扫帚、诺亚方舟^①、故事书——你可以想像出的最杂乱、最破旧的便宜货。因为报馆忠于商业上的那条准则:以最少的东西换取最大的利益,花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宣传,已经收集起了一切零星和残余的廉价玩具,把它们堆集在上面的大阁楼里,由我们尽可能地施舍出去。我们无法给任何一个人一件他非常想要的东西,因为就算有那件东西(这是难得有的情况),我们也无法拿到它或是找到它。但是随后,也许另一个人前来申请,反而倒领取到了那个人所要的东西。

再说,我们这些办事员出去吃午饭或是晚饭(请别见怪!)的时候,总找一个便宜的小饭馆,每人花一角到一角五分钱,吃一客火腿豆、油煎饼配咖啡或是一样其他的淡而无味的菜。倒霉的事、《先驱报》礼品部的工作办得多么拙笨这种评论,以及对前来的一些怪人的议论,这些便是一般的谈话资料。前来的人里有戴着头巾的尼俄伯^②和满身尘土的普里阿摩斯^③,他们的眼睛全深深瘪了下去,而且完全干涸,根本流不出泪来。我在那儿遇见了一个忧郁、贫困的年轻报馆从业人员。他告诉我新闻界呈现出一场多么凄惨可怜的挣扎,但是虽然他在芝加哥、丹佛^④和圣保罗^⑤都工作过,我当时却不相信他的话。

① 诺亚方舟(Noah's ark):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诺亚建造的方形大船。他和家属等乘此船逃脱了大洪水之灾。这儿是指仿方舟的玩具。

② 尼俄伯(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之女,为被杀的子女哭泣而化为一块石头,后来借指丧失亲人终身哀痛的妇人。

③ 普里阿摩斯(Priam):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这儿借指落魄的男子。

④ 丹佛(Denver):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

⑤ 圣保罗(St. Paul):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